

# 林則徐在新疆

谷 茂 索錦松 編

新疆人民出版社

K22749  
16

# 林则徐在新疆

谷 苞 蔡 锦 松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89年·乌鲁木齐

# 林则徐在新疆

谷苞 蔡锦松编

---

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

(乌鲁木齐市建中路54号)

新疆人民书店发行 新疆乌鲁木齐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875印张 2插页 223千字

1988年4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

ISBN 7-228-00547-3/K·49 定价：2.85元

## 序 言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族英雄、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先驱。100多年前，当英国殖民主义用鸦片和坚船利炮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不顾清朝政府中投降派的阻挠和中伤，毅然在广州厉行禁烟，积极抵抗外来侵略，成为中国人民反抗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一面旗帜。虎门销烟的壮举，维护了中国的民族利益和尊严，向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敢于抗击任何外来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民族正气。然而，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屈膝投降，中国人民的抗英禁烟运动终于失败。林则徐爱国有罪，横遭迫害，于1842年12月被含冤流放到新疆。他在新疆呆了整整3年。在这个期间，他不顾政治上所处的

逆境，为新疆的开发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他先在伊犁捐资承修皇渠龙口工程，使10余万亩农田得到灌溉，经过100多年来各族人民的维护续修，这条大渠（今称人民渠）至今仍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在1845年的一年中，他又以衰龄带病之躯，在南疆荒野长途跋涉近2万里，亲自查勘荒地60余万亩和一些水利设施。他还在所到之处提倡、推广内地的先进生产工具，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他同情少数民族的疾苦，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各族人民做好事；他在全国朝野只重视抵抗资本主义列强对东南沿海侵略的当时，提醒人们必须特别重视加强西北边防，他的远见卓识业经历史证明是完全正确的。所有这些，留下了为人们称颂的历史影响。

林则徐在新疆所主持的兴修水利、查勘荒地的工作，自始至终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历史反复证明：新疆的开发、繁荣，向来是各族人民共同团结奋斗的结果。在今天，我们更

要发展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新型民族关系，增强民族团结，为把新疆建设成为21世纪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基地而努力奋斗。这就是纪念林则徐的重大意义所在。

从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以后，我长期在新疆工作，对林则徐在新疆的业绩所知渐多，感到有必要编写一本《林则徐在新疆》的文集。我认为它不仅对于传播历史知识是有益的，而且对向各族人民群众，特别是向青年一代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团结教育也是很有裨益的。1986年8月间，我把我的这一设想告诉了新疆社会科学院的谷苞同志。随后他经与新疆社会科学院的领导同志研究，确定由谷苞同志和蔡锦松同志共同负责编辑工作。在编辑过程中他们曾两次写信给我，讲了编辑中的情况和问题。书稿编出后，经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审阅，认为需要出版。在付印前，两位编者认为我是编辑这本书的倡导者，邀我写一篇序言，并为书名题字，由于义不

容辞，我便欣然承诺了。

王恩茂

1987年11月28日

# 目 录

序言	王思茂	( 1 )
林则徐的筹边思想与实践	来新夏	( 1 )
论林则徐在新疆开发史上的贡献	陈胜青 郭小东	( 15 )
林则徐遭戍期间对新疆生产建设和边防的贡献	徐光仁	( 57 )
略论林则徐遭戍期间的爱国思想	戴学稷 徐如	( 75 )
论林则徐的《衙斋杂录》与筹边思想	黄保万	( 88 )
林则徐在新疆	何 马	( 104 )
民族英雄林则徐	贾合甫·朱努斯	( 126 )
林则徐回疆勘田述议	纪大椿	( 132 )
林则徐与南疆屯垦	华 立	( 146 )
林则徐在新疆开发建设史上的地位和贡献	殷 晴	( 167 )
林则徐和新疆的水利与屯垦事业	严晓达	( 182 )
林则徐与伊犁农田水利建设	赖洪波 王华云	( 194 )
林则徐领导下的禁烟运动在新疆	萧致治	( 201 )
林则徐西戌诗浅析	焦静宜	( 211 )
略论林则徐遭戍新疆时期的家书	林 岷	( 224 )
千秋功过自有公论	陈慧生	( 242 )
林则徐与哈密王的斗争	周 轩	( 252 )
林则徐笔下的边疆穆斯林生活	林 松	( 263 )
读《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	蔡锦松	( 270 )
后记	谷 英	( 277 )

## 林则徐的筹边思想与实践

朱新夏

在19世纪40年代前后的反鸦片斗争中，伟大的爱国者林则徐正竭尽全力抵御外侮，振兴中华之际，不幸却被一股中外默契的强大政治逆流所冲倒，险遭灭顶。爱国者遭到不公正的待遇——斥责、查问、待罪、革职、降调、效力等一连串的灾难纷至沓来。林则徐当谪降至镇海前线效力时，仍以全部赤诚继续“鞠躬尽瘁”，希望挽救民族和自己的挫折命运，但结果一切付诸徒劳。道光二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1841年7月13日），他终于接到遣戍伊犁的命令，从尊贵的钦差大臣一落千丈，成“罪臣”。虽然，中间由于河南地区黄河泛滥成灾，他曾被主持河工的大学士王鼎奏调到工次服务，希望借此缓解林则徐的处境，并从而获得宽免，林则徐亦不负所望，日夜辛劳，建立了治河的功绩；但这并未能改变清朝统治者的成命。在河工庆成时，林则徐依然就道西成。林则徐在伊犁的戍所生活中事事勤劳，通过大量艰辛的工作，终于在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初六日获悉释回起用的谕旨。这首尾四年半的失势地位除去河工效力和万里行程外，林则徐实际活动于新疆的时间不过三年多。三年多在林则徐一生的宦海生涯中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曲折和旋流。但即使时间短，处逆境，他还是以一个政治家的胸怀，利用可能的条件，发挥自己的才干，仍然为祖国的西北边疆做出了许多可以著之竹帛、传之后世的事业。他没有屈服于逆境，在祖国的西北边陲继续奋斗，为自己瑰

丽的一生增添了特殊的色彩。

## 两防思想和塞防建设

反鸦片斗争中，林则徐在东南沿海经受了外国侵略者船坚炮利的炮火洗礼，他深深地了解到加强海防的重要性，制船造炮的海防思想在林则徐的奏议和书札中都有明确的表述，而当他遭到遣戍的命运后，又开始注意到塞防问题。塞防和海防是清代同光以来国防思想上公开争论的两种不同主张，争论者各持一端，但在此以前只有林则徐等少数人是塞海兼顾的。道光二十一年五六月间，林则徐从镇海启程赴戍途经杭州暂停时，友人陈其元曾以《筹边策》与《屯田议》两著向林则徐求教。林则徐赞赏两著并提出了“以海运卫海疆及垦荒土以资战士”的概括性见解<sup>[1]</sup>。这是林则徐在筹边问题上第一次明确表示的两防思想。七月初，林则徐行经镇江时曾与至友魏源作过彻夜长谈。他们谈了许多有关国计民生、富国强兵和探求新知的问题，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两防思想。魏源曾有诗记录这次倾谈，其中有句说：“方术三年艾，河山两戒图”<sup>[2]</sup>。寥寥二语，却完整地表达了对外敌要有先事预防的备战思想和对东南、西北两处边界应该海塞并图的两防思想。这种思想反映了近代两位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士大夫不仅关心当时东南沿海抗击英国侵略的海防问题，而且还能预见到西北边疆沙俄威胁的塞防问题。不过，这只能认为是林则徐和魏源在两防思想认识上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当时，林则徐更多思考的问题仍侧重于海防。道光二十二年二月间，林则徐在河南河工工次奉到“仍由工次发往伊犁效力赎罪”的命令后，曾在复友人吴嘉宾的信中着重发挥了制船造炮的海防思想。他说：“要之，一船炮水军断非可已之事，即使逆夷逃归海外，此事亦不可不亟为筹画，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况目前驱鳄屏鲸，舍此曷

济？” [3]

三月间，林则徐在复苏鳌石的信中驳斥其重船轻炮主张，提出了船炮并重以加强海防的计划 [4]。八月间，他在致姚春木等人的信中，总结了抗英的海防经验是“器良技熟，胆壮心齐” [5]。这是林则徐的“制夷”八字要言，也是他既重物，也重人的比较完整的国防思想。九月间，他在戍途中路经甘肃安西州时，听到江宁签约讯后，异常愤懑，曾致函北京友人江翊云，再一次申述“船炮水军之不可缺一”的思想 [6]。随着西行入疆，林则徐思想逐渐趋向于塞防的思考。林则徐从离开兰州西行后，非常注意沿途的军事设防，从《日记》中可以不断看到其考察、搜集和记录资料的记载，例如：

（八月初八日，平番县苦水驿）“平番有八驿，在东西路者五，此其一也。”

（八月初九日，平番县红城驿）“平番之第二驿也。行馆小而洁。沿途堡城极多，此驿堡城尤大，有守备带兵驻扎。”

（八月初十日，古浪城）“系满兵所住，有城守尉等官驻此。”

（八月二十六日，山丹至张掖）“连日所过大路之旁，多依山为墙，闻系明代所筑边墙，与蒙古画界，墙以外六十里仍为汉民游牧之所，六十里外乃蒙古牧地，今犹循此制。”

（九月初八日，嘉峪关）“城内有游击、巡检驻扎。城楼三座，皆三层，巍然挺峙。关内设有号房，登记出入人数。……惠同堡，有城堡，乃乾隆年间官建，驻千总一员，兵一百名。”

（九月初九日，玉门赤金堡）“驻一都司，一把总，设兵二百名，但不在大路旁耳。”

（九月二十三日，哈密）“土城甚小，办事大臣及协办大臣同署，余则一通判，一副将，一巡检，皆住城内。”

（十月初七日，古城）“此地阑栅甚多，……有满兵、汉兵

两处土城，相距三里，满城曰孚远城，驻领队大臣一员及协领以下数员，满兵一千名。汉城住游击等员，汉兵四百名”〔7〕。

戍途中的这些考察记录证明林则徐已在不间断地进行筹边实践。道光二十二年十一月九日，林则徐抵达伊犁戍所后，与先期到戍的邓廷桢朝夕相处，切磋交流；与新疆地方要员伊犁将军布彦泰等交往频繁，诗酒议论。也正在此时，清政府内部曾发生过是否裁撤伊犁镇总兵的争论。这是关系到西陲边防的重大事件。伊犁将军布彦泰为此力陈利害说：

“近年卡外夷情与从前迥不相同，设遇裁官减弁，更必妄生揣测，滋播谣言，似与镇静边防大有关系。该镇兵丁以耕种糊口，俱各安土重迁，势难骤予裁移，不敢迁就目前，致贻后患。”〔8〕清政府终于接受了布彦泰的意见，保留了伊犁镇总兵的设置。据近人考证，布彦泰这份奏报象出自林则徐之手〔9〕。此说似可信，那这当是林则徐到戍后所承办的第一件要务，也是他塞防思想的重大实践。

林则徐在戍所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和积累边防知识，逐渐加强他的塞防思想——由以往朦胧地或从属地认识塞防的重要性发展到正式提出必须重视塞防的建议。道光二十三年七月，与林则徐比较契合的满族要员伊犁领军开明阿升任喀什噶尔领队大臣时，林则徐特写诗赠行。他用戍途和居疆时所知所见的实际情况，印证了在广州译报时所读到的沙俄为西北边防隐患的资料，从而清楚地认识到西北塞防的重要性。他提醒开明阿不要以为“三载无边烽，华夷悉安堵”，而要未雨绸缪，先事预防。他要求边防将士：“嗟哉时事艰，志士力须努”〔10〕。这是林则徐由于觉察西北边防的严重性而向边防大员发出的大声疾呼。开明阿也深知林则徐关心边防，所以先后赠送了《卡外舆图》和有关说明资料，表示赞同林则徐的塞防思想。

道光二十四年冬以后，林则徐对新疆的边防建设更加关心。

他在筹办垦荒工作中加深了塞防思想。他建议将原来的屯兵制改为操防制，即“撤销兵屯，屯兵回营，专事操演防守”[11]，随之而扩大民屯和回屯。这样，使屯兵既为常驻的训练兵，而加强边陲防卫，又扩大屯田的耕地面积，增加了粮食产量，对边防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大约就在这年，林则徐又辑成《衙斋杂录》。这是林则徐研究改进屯田制的历史资料摘抄，如《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处屯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等篇。屯田问题是历来统治者加强边防，利民足兵的重要措施，林则徐抓住这一关键，作为其实现塞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衙斋杂录》还摘录了东南沿海的若干情况，正说明林则徐并未忘怀于海防。

林则徐身在戍所，对筹边问题无论从思想认识上到实践活动中都采取积极的态度，特别是海塞并重的国防思想对近代军事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 以垦荒为中心的经济建设

林则徐从军事角度去考虑筹边问题，终因“谪宦”身份而有所局限，难展其才。所以他把主要精力灌注到经济建设上。林则徐在新疆经济建设上的贡献主要在于以垦荒为中心而展开的各种活动。

林则徐在戍所由于环境变化而处于一种萧索寂寞的抱病状态之中。他除了承担布彦泰所安排的日常事务和与一些旧友新知的交往外，主要在总结过去和思考未来。这在他这一时期所写的诗篇、书札中均有所流露。林则徐把建设边疆和自己的未来命运结合一起进行严肃的思考，根据眼前所能见到的资料，他的振奋精神可能始于道光二十三年。这年七月，他在摘抄资料时，见到河南已革粮道谈春台因垦荒有功而给官释回一事，并进而了解到事

情的原委：

“谈春台于道光十七年在乌鲁木齐投效巴尔楚克屯田，陆续招募眷民一百户，捐备车辆、盘费搬送到台，并连年开挖渠道，分拨地亩、田具，经理妥协，请赏给六品顶戴释回，奉旨允准。” [12]

这一先例激发起林则徐捐资办垦之心，乃向布彦泰提出捐资兴办惠远城东阿齐乌苏废地垦务的要求，并即组织人力，开始初垦。同时，林则徐即与旧属黄冕议论“塞上屯田水利、中外地形、南北水土之胜。” [13] 道光二十四年五月，林则徐正式呈请捐资认修阿齐乌苏荒地龙口地段的开垦工作，并且为消除朝廷的猜疑，主动表示了“断不敢希冀乞恩”的态度 [14]；实际上林则徐还是希望以捐资出力而“谅可奏乞恩施” [15]。九月竣工后，布彦泰特将林则徐捐资经办垦荒劳绩专折恳求“弃瑕录用” [16]。但是，清政府一方面已感到垦荒有益于边防需要，有林则徐这样一个已在伊犁地区取得垦荒成效的能员去履勘乌鲁木齐和南疆各地，而更重要的是中枢的政治气候还不适于林的召还，所以未予同意。不过为了略示抚慰，便正式命令林则徐去履勘南疆阿克苏、乌什、和阗（今和田）等地的可垦荒地。这点抚慰使林感到可能是召还起用的先兆；所以从二十四年冬至二十五年冬，是林则徐从事垦荒建设最活跃的一年。他不仅亲自大量履勘，而且还提出许多有益经济的建议，如把垦地分给维族农民耕种；改屯兵制为操防制等等，对于整顿屯政和清理垦地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贡献，开垦了大面积的土地。据一种记载说，他在“库车、阿克苏、乌什、叶尔羌（今莎车）、和阗、喀什噶尔、伊拉里克、喀喇沙尔（今焉耆），凡垦地六十八万九千七百十八亩” [17]。林则徐对在南疆履勘荒地的成效是颇感满意的，他曾在写给晚辈李杭的诗中表露了这种思想：

“粮莠嘉禾不并生。  
田莱区画要平衡。  
南东疆理思成宪，  
带砾提封溯旧盟。  
中外总期无旷土，  
兵农何必有分名。  
迢迢一片龙沙路，  
待听扶犁叱犊声。” [18]

地无旷土，兵强粮足，扶犁而耕，叱犊而耘，一片田园丰收、牲畜繁衍的景象已朦胧在望，林则徐何得不欣然色喜而以诗言志呢？

林则徐既以垦荒为其经济建设的中心内容，就必然注意到水利建设以推进农业生产的问题。他于道光二十五年五月十九日在往吐鲁番途中，见到当地传统的水利设施——坎儿井后，特在《日记》中写下详细的记录：

“沿途多土坑，询其名曰卡井（即坎儿井），能引水横流者，由南而北，渐引渐高，水从土中穿穴而行，诚不可思议之事。此处田土膏腴，岁产木棉无算，皆卡井水利为之也。” [19]

坎儿井对改进农田水利的重要作用引起了林则徐的注意。他深入了解后，推广了坎儿井的利用，“增穿井渠通水” [20]，基本上解决了一部分水源问题，使垦荒工作大见成效，所以金安清撰传时特书其事说：

“将军布彦泰深敬公，以新疆方兴屯田，无可属，计无逾公者，特疏请公总其事。周历天山南北二万里，东西十八城，浚水源，辟沟渠，教民耕作，定约束数十事。计辟各路屯田三万七千余顷，大漠广野，悉成沃衍，烟户相望，耕作皆满，合兵农而一之，岁省国家转输无算，而回民生计亦大裕……” [21]

这项重要措施不仅见效于当时，改善了新疆的经济生活，得

到人民的传颂，甚至称坎儿井和水渠为林公井和林公渠，以志纪念；而且还给后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后来左宗棠经营新疆时即派人推广坎儿井。左宗棠在致友人函中曾盛赞林则徐的功绩，并论其事说：

“吐鲁番地土肥沃，尚惜渠工失修，沾润不遍，林文忠成边时，曾修伊拉里克河渠，考其遗法，亦止于渠中凿井（土人呼为坎井），上得水流，下通泉脉，故引灌不穷。” [22]

林则徐在经济建设方面除了发展农业生产取得显著成绩外，对于手工业生产也从实际情况出发，将内地比较先进的操作纺织技术予以传播。林则徐的挚友邓廷桢在祝贺林则徐被释回的诗作中，曾把他新疆经济建设中的业绩视作重被起用的重要原因。邓诗说：

“高皇拓地越乌丸，  
圣主等边接汉家。  
拟向轮台置田卒，  
特教博望泛秋槎。  
八城户版输泉賦，  
千骑旗裘拥节华。  
载笔它年增掌故，  
羈臣乘传尽流沙。”

《少穆自伊犁戍所，奉命履勘回疆新垦地亩，驰驱越岁，遍历八城，得旨以四五品京堂回京候补》 [23]。

在其它许多赞颂的诗篇中无不以此为重要内容之一。但是，林则徐并不以此为满足。他虽在奉释回之命时有“淡岁锋车遍十城” [24] 的诗句来表示自己履勘开垦的自豪情怀；可是直到道光三十年解任归籍途经长沙与左宗棠在湘江舟中作长夜之谈时，仍以“西域屯政未修，地利未尽，以致沃饶之区，不能富强”为交谈的主要内容，并“颇以未竟其事为憾” [25]。这种歉仄

心理说明林则徐对于新疆经济建设的念念不忘和殷殷关注。

### 协调民族关系

新疆是民族杂处的地区。林则徐稳妥处理民族问题正是抓住调协工作的核心。林则徐早在戍途中就主动地调查和了解新疆回民（主要是维吾尔族人，下同）的历史和现状。道光二十二年九月二十三日，他在抵哈密的日记中就有详细记录：

“哈密本汉伊吾庐也，置宣禾郡尉，唐为伊州，后陷于土番，元代入版图，明为哈密卫。今其地土润泉甘，田多树密，可谓乐土。惟田归回民耕种，入其粮于回王，满汉官民皆无与焉。……其回城距此城约五里，回王府在焉。城内及附近回民约万余户，男戴印花小帽，女穿红衣，土人呼为缠头，其语与华言大异，然能华言者亦多。” [26]

林则徐更具体了解回城情况，隔了两日，即于二十五日行经回城时，特入城考察，并记其事说：

“过回城，入城一观。其王府高出城巔。闻回王名百善，封此四十余年矣。行三十里有一土屋，无村名，小停为食。又四十里头堡，有土城，城内回民百余户，城外汉民二十余户。” [27]

为了熟悉兄弟民族历史情况和过去对民族关系的处理办法，林则徐还摘录有关档案资料备用，在《衡斋杂录》中就留有《哈密厅卷宗》、《王公表传·哈密回部总传》、《额贝都拉传》等资料摘抄。其中除言及沿革外，多为有关回屯资料，如乾隆二十一年允准将上莫艾和土古鲁等处可耕地“赏与回予耕”，并派专人查看土地四至是：

“上莫艾可种之地东自那木图鄂理起，西至英布拉克正三十里；北自伊克布拉克起，南至巴汗布拉克正六十丈，土古鲁可种之地东自伯尔齐尔起，西至和济格尔布拉克止十二里，北自阿尔